

牧虎三山



柳残阳作品全集

牧虎三山

(台湾) 柳残阳 著

(上)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牧虎三山

(台湾) 柳残阳 著

(下)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17 号

责任编辑 葛佳映

封面设计 静彦

牧虎三山

(台湾)柳残阳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七二二六工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8 印张 2 插页 341 千字

1995 年 4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30000

ISBN 7-80605-197-X/I·164

(上、下册) 定价: 19.50 元

内 容 简 介

鬼王旗帮主狄用疆的妹妹狄水柔年已二十八岁，在上香归来的路上，被毒魄劫持，护送着去见师父全无欢。原来年已五十五岁的全无欢对狄姑娘三年前已一见钟情，竟至茶饭不思，神魂颠倒。毒魄为了解开师父的心结，无奈之下，只好出此下策。

四个侥幸活命的保镖将劫持人的情况报告给了狄用疆，狄用疆从劫持人的少白头上已知道此事系毒魄所为。于是，他根据探来的情报，派豹房的崔秀、阎四姑、商鳌去毒魄的情人飞星处逼问毒魄的下落飞星坚不吐实，癞蛇崔秀将飞星污辱折磨至死。赶 come 会见飞星的毒魄着到现场，仇恨几何将他烧毁。

毒魄从酒铺掌柜处探听推测出下此毒手的可能是鬼王旗的癞蛇。

危家堡少堡危重是狄水柔的男朋友，他与妹妹危蓉来找毒魄要人，被“毒一刀”毒魄弄得个灰头土脸。

毒魄去找癞蛇，却抓住了豹房的方久寿，拷问确实玷污杀害飞星的是癞蛇。

毒魄又去找好友南宫羽，替刘财东找回碧玉鸳鸯，得报酬五万两。南宫羽分文不要，让毒魄悉数拿去安顿师父，好与他安心去报仇。

两人为了寻找崔秀，与豹房为敌，与鬼王旗为敌，与鬼王旗请来的帮手为敌，最后虽杀了崔秀，也欠了对方无数血债。当全无欢携欣然许嫁的狄水柔来见狄用疆，一天的乌云便散了，而那地上的鲜血却殷红殷红，尚未全干。

毒魄也去寻找自己的红粉知己危蓉了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梨花劫海棠	(1)
第 二 章	多情空遗恨	(19)
第 三 章	血染夕阳红	(37)
第 四 章	秋雨总断肠	(55)
第 五 章	幽情无限恨	(73)
第 六 章	世事本难全	(91)
第 七 章	毒计巧连环	(111)
第 八 章	英雄重英雄	(131)
第 九 章	冤家偏路窄	(149)
第 十 章	谁能相为言	(167)
第十一章	长锋映毒胆	(185)
第十二章	狂蜂戏新蕊	(203)
第十三章	快刀斩人狼	(223)
第十四章	新恩释旧怨	(239)
第十五章	旭血凝寒锋	(259)

目 录

第十六章	豪勇慑凶魅	(285)
第十七章	长刀祭恶魂	(297)
第十八章	细论鬼王旗	(315)
第十九章	天涯有窄路	(333)
第二十章	螳螂黄雀计	(349)
第二十一章	后浪推前浪	(367)
第二十二章	枭影掠血光	(385)
第二十三章	险道最断肠	(401)
第二十四章	恩义无反顾	(417)
第二十五章	牙 眼 相 报	(433)
第二十六章	郁仇化厉鬼	(451)
第二十七章	泰山石敢当	(467)
第二十八章	乌霾掩皎月	(483)
第二十九章	八方现修罗	(501)
第三十章	赤胆照颜色	(519)
第三十一章	红粉见真情	(539)
尾 声		(557)

第一章 梨花劫海棠

天空布满阴霾，细雨霏霏，初秋的季节，业已有了几分不着痕迹的寒意。

一乘软轿，四匹骏马，便在微雨中朝前赶路，抬轿的两名壮汉健步如飞，负搭双肩的轿杠仿若无物，马上骑士两前两后，其马以小碎步跟进，看来是护卫软轿的。

许是阴天落雨的关系，周遭的旷野，瞧上去特别显得沉寂荒凉，远山近岭，就都笼罩在一片灰暗里了。

那匹混身毛色漆黑，闪烁着缎子般的光泽的高大马儿，便在这时从路旁的疏林中出现，并且以一种极其安详笃定的步伐循着岔道来至路边。

坐在鞍上的是一个黑衣人，一个满头银发的黑衣人，那头灿亮如丝的银发用一条黑带子齐额勒住，黑带下呈现的面庞却决不似银发所显示的那样苍老，这只能说是一张成熟的脸容，脸上有饱经风霜的纹褶，有历尽沧桑的深沉，而他半合的双眼，下垂的唇角里像是包含了太多的世故，太多的漠然，像是阳光之下已不再有什么新鲜事——尽管此刻并没有阳光。

他是毒魄。

很奇特，也很罕见的一个姓名。

更奇特、更罕见的是他斜挂在左腰间的一只口袋，一只四四方方，用黑色软牛皮缝制而成的皮口袋，口袋大约长宽都有两尺半的光景，鼓鼓的不知装着什么东西，现在，他的右手正轻轻抚摸着口袋上缘，模样宝贝得竟似抚摸着情人滑腻的背脊。

抬轿的轿夫、马上的四名护卫显然也看到了他，因为轿马前行的速度已经缓慢下来，无论是什么直觉反应，对方一定嗅出某种不安的味道来了。

那四名护卫，穿着打扮完全一式一样，藏青的交剪头巾，藏青夹袍的下摆掖在腰板带上，背后更交叉背着一对规格相同的雪亮钢矛，这说明了一件事——他们是来自有组织的帮口。

绵绵的雨丝飘忽着，轿停下，四乘来骑也停下。

毒魄没有下马，没有说话，只眯着眼端详静止在六七步外的那些人。

前头的两名大汉互觑一眼，由那个缺了半只耳朵的仁兄开口：

“朋友，你想干什么？”

毒魄唇角牵动了一下，声调里有着那种漫不经意的轻淡：

“难道说，各位已经看出我是有所为而来？”

缺了半只耳朵的这位提高了嗓门道：

“这里是荒郊僻野，天上又下着毛毛雨，你骑着一匹黑

马，阴阳怪气的朝路边一站，能叫无缘无故？而路上只有我们这一行，你不是冲着我们却是冲着谁？光棍眼里揉不进沙子，说吧，你有什么指教？”

毒魄的视线扫过那乘软轿，不似笑的一笑：

“指教不敢，仅有一个问题要请教。”

那人眉梢子扬起：

“什么问题？”

毒魄道：

“轿子里坐的，可是狄水柔狄姑娘？”

对方脸色变了变，厉声道：

“是不是我们大小姐，干你何事？又有什么企图？”

毒魄道：

“此地距离‘华妙庵’足有三十余里，狄姑娘上山回来，谅也十分疲累了，往下这一程，不须各位费心，还是容我代劳护送吧……”

另一员汉子勃然大怒：

“由你护送我们大小姐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你想打什么歪主意？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！”

毒魄七情不动的道：

“为了各位好，我建议各位现在就快马加鞭，早早走人，免得伤了彼此和气。”

缺耳的仁兄蓦然大叫：

“他娘，这家伙竟想绑架大小姐——”

他的同伴眼露凶光、恶狠狠地叱喝：

“不管你是什么人，你算敲错算盘了，找‘鬼王旗’的麻烦，你还想活不想活？你可知道，大小姐乃是我们瓢把子的嫡亲妹妹？！”

毒魄笑了笑：

“二位，你们说的我全知道，不但知道，而且知道得非常清楚，但是，我却仍然来了，仍然要做我预定做的事，这个意思，你们大概了解吧？”

缺了半只耳朵的朋友纵身自马鞍上跃起，空中翻过一个优美的弧度，背后交挂的钢矛寒光骤闪，又快又准的射向毒魄咽喉。

毒魄四平八稳的端坐马背，右手倏伸，竟恁般不可思议的一把抓住了射来的矛首，同时以尾杆前挺，便正好迎上了缺耳汉子扑来的身躯——坚硬的矛尾重重顶上对方的心窝，截断气声混合着骨折声一齐传扬，那人便手舞足蹈的翻跌下去，甚至没有机会使用他的第二柄钢矛。

整个过程，似乎是一场早经安排妥当的短剧。

无论招式、走步、定位等等好像都在事前有过演练配合，予人一种无比奇妙的感觉。

然而，他们全明白，须臾间便告结束的这幕打斗，决没有丁点戏剧性，这完全是在玩真的！

当另一名大汉甫始掰镡欲起的刹那，手指尚未触及他的兵器，毒魄上身微倾，一抹略显曲折回角的焰芒已猝然隐现——

只是隐现，有若电极在云层中映炫，仅留下一个空无

的影像，就再也看不见什么了。

焰光隐现的回应，是马上汉子的栽落。

他满头鲜血的趴在地下，却似乎不曾断气，背脊犹在一起一伏的蠕动着哩。

轿后的双骑，便在这时不要命的冲将过来。

两名骑士挥动着四杆锃亮的钢矛，口中狂声吼叫，是一副豁拼到底的气势！

毒魄半合着眼，也突兀策马奔前，双方三骑迅速交擦而过，四杆钢矛顿时荡甩向两名骑士的单一左右方位，谁也没有看清毒魄是使用什么手法造成这个结果。

十二记沉闷的击肉声已融为一响，马上的二位仁兄宛同喝多了酒，竟烂泥似的，各自萎顿成一堆。

软轿孤伶的停放在路上，两名轿夫也呆若木鸡般立在那里。

毒魄从马头上俯视下去。

缓缓的道：

“掀开轿帘。”

别看这两个轿夫人高马大，粗浑壮实，胆量却仅得一点点。

毒魄的话，他们恍若未闻，只两只傻鸟似的站着不动，显见是受惊过度了。

于是，厚重的棉布轿帘由内往外掀开，帘后，展现的是一张姣美清秀的脸蛋，端端正正的，柔柔纤纤的，有股子说不出的灵逸之气，就是脸上的色泽稍微苍白了些。

毒魄不禁轻吁了一声。

轿子里的姑娘，怎么看也看不出已经二十七八岁了，要不是他早已心中有底，亦难保不会走眼。

姑娘长得秀气，连说话也是那么轻轻柔柔的。

“你是来找我的？”

毒魄在马上拱手，神色转为十分和悦，甚至还带着点谦恭：

“狄姑娘，很抱歉用这种方式相邀，请原谅我也是迫不得已——”

狄姑娘非常镇定的道：

“请问，你要带我去哪里，去了又做什么？”

毒魄笑得略见尴尬：

“这时不便多说，狄姑娘，有一个人要见你，极为渴切的要见你，我保证是善意的，而且，我们不会令你受到丝毫的伤害……”

狄姑娘沉默片刻，才幽幽的道：

“照眼前的情形看，我恐怕没有选择的余地吧？”

毒魄欠了欠身子。

语气更见低婉：

“对不起，恐怕是没有。”

点点头。

狄姑娘道：

“那么，我们还等什么？”

棉帘放下，隔开的不仅是轿里轿外，好歹也暂时隔开

了毒魄的几番无奈。

他向两名惊魂未定的轿夫轻叱一声：

“还不抬杠上肩，赶紧干活？”

山间的小木楼，两层的，木楼盖得很精致，很雅巧，尤其蕴育在山林时有的飘渺云雾里，浸润于众溪莹澈的形质中，就显得更加超凡脱尘，不带烟火俗气了。

傍晚的时分。

全无欢坐在铺设着厚厚虎皮褥垫的太师椅上，就着晔晔炯亮的银灯，细细端详着垂眉低目的狄姑娘。

哦，狄水柔。

毒魄垂着双手站在一边，面孔上的表情，虽经他努力掩饰，却也仅是无奈。

全无欢的身材瘦小，面容清瘦，虽然脸孔经过仔细修刮，微霜的头发也经过刻意整理，但他青白的气色里仍泛着病恹恹的慵倦之态，也因此越发掩不住他五十五岁的年纪了。

可是，他现在注视狄水柔的眼神却是热切的、光亮的，充满了兴奋的喜悦，连带着脸孔上也洋溢着近似青春的异彩。

他好像忘记自己已是五十五岁的年龄，而将时光倒转回三十年了。

在深深的寂静里，有一股深深的暗潮隐约澎湃。

狄水柔抬起头来，平静的望着全无欢，语调轻柔如水：

“是你要见我，全先生？”

五十多岁的人了，居然也会有这样的腼腆。

全无欢干笑一声，不停的搓着双手，青白的面孔上透一抹赭色：

“实在失礼，狄姑娘，实在失礼，除了用这个法子，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方式能够邀请到你，希望毒魄没有使你受惊——”

狄水柔看了一旁的毒魄一眼，道：

“没有，他没有使我受惊，相反的，这一路上来，更对我十分照顾。”

依旧在不停的搓手。

全无欢连连点头：

“这就好，呃，这就好……”

狄水柔形色恬淡的道：

“不过，全先生，你要我来，总该有个原因吧？也就是说，目的何在？”

迟疑了片刻。

全无欢干涩的道：

“呃，狄姑娘，莫非你一点也不知道？”

狄水柔道：

“我该知道吗？”

舔舔嘴唇。

全无欢吃力的道：

“难道……你也猜不出？”

狄水柔静静的道：

“没根没由的事，全先生，你叫我往哪里去猜？”

转过头来。

全无欢沙着嗓门道：

“毒魄，我看还是你来讲吧。”

毒魄半合的眼睛霎了霎，不情愿也只好情愿的道：

“是，师父。”

狄水柔不禁多少有些意外的道：

“你们二位的关系——是师徒？”

毒魄道：

“打我九岁拜入师父门下，受教一十三年方始出师，虽然湖海浪荡，对吾师恩泽，无时或忘，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，何况恩师亲炙于我一十三载？狄姑娘，这大概可以称得上师徒关系了吧？”

狄水柔体会得出毒魄言语中些许的讽意，她却不以为忤的道：

“当然，也要请你谅解，我绝没有丝毫不敬的意思。”

全无欢赶紧打着圆场：

“狄姑娘，你别看毒魄满头银发，其实乃是自来白，他小时候就已经发色花斑了，人不到三十岁，已是皓发赛雪，算起来，他今年才三十六哩……”

狄水柔道：

“我没有说他老……”

全无欢忙道：

“在我眼里，他不过是个孩子，永远是个孩子。”

注视毒魄这个银发皤然的“孩子”，狄水柔神态安详的道：

“毒壮士，你不是有话要对我说吗？”

毒魄稍稍沉默了一会，似乎考虑如何措词用句，然后，他始正视着狄水柔，语气十分恳切的道：

“狄姑娘，三年以前，‘鬼王旗’为了庆祝成帮十载，曾在总堂口‘抱固岭’下的‘望仙台’举行过一次极为热闹的盛会，那次盛会，他们也邀请了家师参予，姑娘应该还记得这件事？”

狄水柔道：

“不错，我记得。”

毒魄接着往下说：

“因为那次盛会，家师得有机缘见到姑娘，并且做过几番交谈，姑娘的风采及内涵，令家师极为倾倒，回来之后，便对姑娘思念不已，更明白的说，已几达废寝忘食的地步，但拘于各种环境、年龄、身份的限制，家师除了我之外，只能将这股渴慕之情深埋心底——”

狄水柔凝重的道：

“这叫什么？一见钟情？”

毒魄道：

“老实说，我也不大信男女之间所谓‘一见钟情’的说法，因此就奉劝家师自我克制三年，如果三年以后，他老人家对姑娘你仍然倾慕不减，则表示家师的爱恋之意有其